性情正还得性情真

——论朱鹤龄的诗学理论

周雪根,张兰菊^①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

[摘要] 朱鹤龄论诗的思想内容,要求诗“上之补裨风化,下之陶写性情”,主张性情正;又倡导性情真:诗必须真实地表达思想感情,有感而发,有为而作。在此基础上,其卓有见识地强调人品正:只有高尚正直的人品,才能表达出正且真的性情。他论诗的艺术风格,提倡转益多师、风格多样化,主张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朱氏在诗学上识解宏通,许多观点与后来的诗论大家叶燮相通,发《原诗》理论的先声。其为艳体诗的论辩,与沈德潜、薛雪保守落后比,进步观点尤为难能可贵。

[关键词] 诗学; 性情; 正; 真; 人品; 不专一说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2)02-0103-04

朱鹤龄是清初明遗民的代表,是吴中遗民诗社“惊隐诗社”的中坚。在吴江遗民学者、诗文作家中,其年辈最高,成就突出,影响较大,能担“三吴名宿,引重巨公”之称。

朱鹤龄(1606—1683),字长孺,号愚庵,江苏吴江人。明诸生,鼎革后,绝意仕进,屏居著述。晨夕一编,行不识途路,坐不知寒暑,人或谓之愚,遂自号愚庵。撰有《愚庵小集》、《杜工部集辑注》、《李义山诗集笺注》。朱鹤龄以名望之高、学问之精,于当时江南声名远扬,时论以他和李颀、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海内“四大布衣”。王光承曾云:“长孺为三吴名宿,引重巨公”、“四方闻而慕之者,无不仰为儒英,推为学海”^[1]。

朱鹤龄以经学著称于时,著有《易广义略》、《尚书埤传》、《诗经通义》、《春秋集说》、《读左日钞》、《禹贡长笺》等。诚如袁景辂所说:“吾邑人文,国初最盛,经术推朱愚庵。”^{[2]卷三}其富于填词赋诗的才能和禀赋,却转为专注于经术,原因在于:“既以文章之学,足以动一时,不足以传千古,遂潜心经学”^{[2]卷一}。可见其“述而不作”乃是以传道为己任,以有裨世道人心、有功于“资治通鉴”为目标。境况如朱鹤龄、顾炎武等的众多学者,面对明朝覆亡、生灵涂炭的残酷现实,积极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总结国家兴亡的经验教训,探索治国平天下的策略方针。朱氏在《与吴汉槎书》中自我总结,说:“三十年来,奄忽

无成,始而泛滥诗赋,既而黽勉古文,后因老友顾宁人以本原之学相勸,始湛思覃力于注疏诸经解,以及儒先理学诸书。”^[3]朱氏接受顾炎武的劝导,由文学转而致力于有裨世道的经学,其笺注成果《禹贡长笺》就是一明证。《禹贡》是地理书,而研究熟悉地理舆图,能为治国安邦、策划反清、光复明朝提供最直接的依据。《乾隆吴江县志》称《禹贡长笺》:“备论古今利害,以为经国救时之资”^{[4]卷三十《儒林》}。其诗学观点与其“经国救时”之旨是相一致的,主要观点有:

一 强调性情正、人品正

朱鹤龄认为,诗歌必须对社会起积极作用,这是与传统的儒家的文学功用论相一致的。他说“上之补裨风化,下之陶写性情”^[5],这与《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白居易“补察时政”、“泻导人情”一脉相承。因此可以说,他非常重视诗歌内容的作用。

诗歌是反映社会现实,表达主观情感的艺术方式,而思想内容始终是诗歌的灵魂。其《汪周士诗稿序》:“夫古之作者纂绪造端,澜澜百变,而其中必有根柢焉。上之补裨风化,下之陶写性情。”《王史部西樵诗集序》:“昔杜樊川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辞采为兵卫。……夫樊川所云理,岂非谓:命意期于淳深而无取踳駁乎;鼓气期于绵联而无取梗涩乎;摘词

[收稿日期] 2011-11-26

[作者简介] 周雪根(1976-),男,湖南株洲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①山东嘉祥县第一中学教师。

擷采期于雅驯、期于两则而无取诡僻填缀乎;指事陈情不有天然之杼轴乎;笼形挫物不有日新志炉鞴乎。”^[6]意与气之间的关系就是孰主孰次、孰重孰轻的关系,它对作诗尤为重要,必须认真对待谨慎处理,而不能颠倒错乱。又《传家质言》云:“方正学先生云:文本乎理,行乎意,而导乎气。气欲其昌,不昌则破碎断裂而不成章;意欲其贯,不贯则乖离错揉而繁以乱;理欲其无疵,有疵则气涩词慙,虽工而于世无所裨。此数言足以尽文章之变。”^[7]反复拈出“理”“意”“气”,目的也就一个:思想内容、精神主旨是首要的、第一位的。

抒情是诗歌最为本质的特点。理之正否易明,而情之正否有时则难以断定。识见平庸者易失之迂腐狭隘,缺乏主见者易失之放滥无归。朱鹤龄于《辑注杜工部集序》中云:“诗言志,志者性情之统会也。性情正矣,然后因质以纬思,役才以适分,随感以赴节,虽有时悲愁愤激怨诽讥讽,仍不戾温厚和平之旨。不然则靡丽而失之淫,流漓而失之宕,雕镂而失之瓌,繁音促节而失之噍杀,缀辞逾工,离本逾远矣。”^[8]不仅如此,朱鹤龄还识解宏通,主张诗情多样化而不失其正。

其《传家质言》云:“见一越友选时贤诗,嗤薄艳体,另为一篇,故借西昆以晓正之。”朱氏所指西昆并非单指宋初“西昆酬唱集”所称西昆体,而是上溯到李商隐。实际上他用李商隐那些深于寄托,工于比兴,具有浓郁主观情象的诗来晓正此越友对“艳体”的偏见。朱鹤龄有力的争辩:“艳体诗”有存在的合理性,绝不能象有些诗歌批评家那样“一概抹杀”“一棒子打死”。艳体不能简单、武断地解释为“绮丽柔靡”“堆砌词藻”“缠绵悱恻”“儿女情长”,其实还有许多寄托深远、合乎世运、契合时代政治社会的佳作,即使写爱情的也是情真意切、意境深远、意味深长。此正是王光承所推奖的:“砭诗史之伪解,发西昆之隐覆”^[1]。而半个世纪后的同郡诗人沈德潜、薛雪、李重华却对情诗当头一棒、一笔抹杀。与沈、薛、李的保守落后相比,朱氏的进步观点无疑令人刮目相看。李商隐爱情诗“真实的情感、感伤的调子”直接导引了朱鹤龄追求真挚自然、闲适之趣的诗歌创作。可见朱氏作诗取法之广,能兼容多家,博采众长。

性情不仅要正,还要真。朱氏论诗倡导“真”:诗歌必须是真情实感的表达,有感而发,舒写性情,反对不乐而笑、不哀而哭、无病呻吟,摒弃虚假粉饰、回避现实。他说:“盖古人文章无不以真得传者。有真感伤而后有阮公正字之诗;有真节概而后有工部、

吏部之诗;有真豪宕而后有青莲之诗;有真闲适而后有左司、香山之诗。”^[9]

正且真的性情只能基于高尚正直的人品。因此,朱鹤龄论诗多重人品之论。要写出对社会有积极作用的作品,作者必须有高尚正直的人品,在诗歌中表达高尚正直的感情。其《宁都魏凝叔惠贻易堂诸子文集》可以说是对此文学观的全面剖析,“文章气节古一之,立言岂是修曼辞”^[10],提倡文章与气节并重,反对柔靡轻曼、粉饰盛世之作。“未闻身名已瓦裂,能立坛坫持旌麾”,要讲文品必先讲人品,此与晚生二十余岁的叶燮“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11]内篇下}、与叶燮弟子薛雪“诗文与书法同一理,其得胸襟,人品必高,人品既高,其一瞥一欵,一挥一洒,必有过人之处,享不磨之名”^{[12]第六节}相较,三者诗学观并无二致。“诗言志”,诗歌既然是表达诗人思想感情的,那么只有“人品高”、“心志正”,则其创作的艺术作品才容易成为非同凡响的佳作。“易堂风节吾所畏,文笔贾勇相切劘”,宁都三魏一生坚守气节,重廉耻,明亡后躬耕自食,力图恢复,朱氏引为同调,仰慕至极。朱鹤龄所标举的“气节”、“风节”乃是儒家所谓“兼济天下,独善其身”,亦即“忠君爱国、悯时伤乱”的思想感情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品质。“唐宋以来文匠八,门奥各出推导师”,他对唐宋八大家很是推崇,当作学习榜样,褒扬有加。“西涯诗文败夔匠,当时正论多诋謫”,对李东阳诗文的台阁体气息深表不满,对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无现实内容、脱离社会生活的诗给以批评。“观彼论撰颇英鸷,起衰振靡实有期”,欣赏三魏真知灼见、对扭转浮靡低俗文风学风的价值,并寄寓厚望。诗应有为而作,有社会效应和现实意义,应积极参与社会。

二 提倡转益多师、风格多样化

由明入清,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云间派的余音遗响并没有随着改朝换代消除掉,而是还在回荡。文学上狭隘的门户之见不断遭到批评和破除。朱鹤龄与钱谦益等一样反对宗唐祧宋、分门立派:“今必专祖汉魏,以时代限之,而谓初盛之诗去古皆远,非通论也”^[5],主张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宁都魏凝叔惠贻易堂诸子文集》“奈何谈者好轩轻,一祧一祧任意为”,朱氏反对唐宋之争,对那些总要比个高低优劣,宗法谁谁、出自哪门哪派的行为很是反感,希冀打破狭隘片面的门户之见,倡导风格多样、颇具特色的诗歌,此点与叶燮何其相似。朱氏在诗学上表现较为通达、宽宏。《寄徐太史健庵论经学书》认

为:“六经之学,汉兴之,唐衍之,宋大明之,至今日而衰。其兴也,以不专一说而兴;其衰也,以固守一说而衰。”^[13]此兴衰论尽管是针对经学而发,但同样适用于诗学领域。诗歌的发展规律又何尝不是如此:胶柱鼓瑟、固守门户必衰,博采众长、转益多师、兼收并蓄才能兴。朱氏以发展的观点看待诗歌,曾云:“夫《三百》不得不变为屈宋,屈宋不得不变为苏、李,苏、李不得不变为曹、刘,曹、刘不得不变为齐梁诸子,齐梁不得不变为神龙、景云,以及开元、天宝。”^[5]主张时变则诗也随之变,这可以说发叶燮诗歌理论历史发展观的先声。

朱氏强调探源《诗经》、《楚辞》,希尚汉、魏,追求六朝,效法三唐而掇取宋、元。其《新编李义山文集序》云:“余尝观晚唐人文章,如李甘、沈亚之、陆龟蒙、司空图数子,最为卓犖瑰玮。”^[14]可见他比鼓吹“文必秦汉”“不读大历以后书”的李梦阳、王世贞辈通达多了。又《史弱翁诗集序》说好友史玄“谈及门户箝结、盗贼披猖之故,未尝不太息歔歔,继之以泣也”^[15],实际上这是朱氏自己的写照。钱谦益除推崇汉魏盛唐诗外,还兼及中晚唐、两宋、金元以至“本朝”,无所不包^[16]。朱鹤龄也肯定学习宋诗,其《汪季青诗稿序》称汪诗“杼轴本之少陵,而槎枒莽兀之致,得之山谷、放翁居多。以视二昆之清文丽藻,又别开一疆”^[17]。朱鹤龄与钱谦益持有大致相似的诗学观点。可以说,朱氏反模拟求创新的观点和顾炎武在《与人书十七》中批评友人“君诗之病在于有杜”一样,在精神上都与钱谦益反对明诗复古、开创清诗风气息息相通,共同显示了清初诗人逐步脱离明诗、纷纷另辟蹊径的总体倾向。

其《吴弘人示余汉槎〈秋笈集〉,感而有作》云:“竟陵焰稍熿,王李波复渍。二轨分中涂,作力徒踧踖。时余谢诸生,服古心如醉。谓此何足争,当溯三经纬。先探骚雅源,徐整建安警。六朝与三唐,锤炉总一致。谁能奏《咸》《箴》,可使阙悬肆。谁能盈囷仓,止拾遗秉穗。”^[18]鹤龄不满专写“幽情单绪”、诗风“幽深孤峭”的竟陵派,也反对一味模拟、刻意复古的明七子,而呼吁追本溯源、转益多师、广采博撷、自树一帜、自成一家。朱氏反对以时代论诗,认为门户流派之争是毫无意义的和错误的。接着说“古业衰制科,纷呶尤六义。茅靡万历时,矫枉启、禎季。瞽学趋空枵,识者深嗟喟”,朱氏厌恶试帖诗、应制诗,难能可贵。科举考试定制的八股文腐气熏天,令人作呕,朱氏对徒具形式、毫无思想可言的八股文,对束缚士子身心、荼毒天下苍生的科举制度深恶痛疾,抨击鞭撻也不遗余力。

三 诗学理论与选诗实践的统一

朱氏创作诗文驱驾三唐,熔铸经史。计东也说:“(鹤龄)赋则规抚《骚》、《选》,诗则驱驾三唐。”^[19]其《华及堂诗稿序》:“杨仲弘有言:‘取材于《选》,效法于唐。’此诗家律令也。不读《选》而希风汉魏,是犹之济洪流而舍籀筏也。不法唐而旁及宋、元,是犹之厌家鸡而求野鹜也。”^[20]朱氏以杨载之言为律令并成功践行。

朱氏不仅创作沉雄悲壮、慷慨激昂和激楚苍凉、悲伤凄苦的作品,还选明启、禎以来二十人三百首诗,“专取幽清澹远,扫尽俗荤者”成《寒山集》。其《寒山集序》云:

客有见而问者曰:“此诸君子之诗,乃世所嗤钟、谭体为鬼趣,为兵徵,亡国之音也,夫子何取乎尔?”叟笑曰:“不然,此乐所谓羽声者也。……然此非人之过也。声音之理通乎世运,感乎性情……先王之不能废羽声而成八音也,犹甃人不能舍醯醢盐梅而济五味也。五子之歌必录于《夏书》,黍离之咏不删于王国,皆此物此志也。……即尼父复出,删诗亦将取焉。而安得以木客之悲、吟幽独君之宴语漫比而訾斥之哉?”^[21]

这足以反映朱氏的趣尚了。对于竟陵派,朱氏评价不高,甚而感到不满,但是朱氏不是一笔抹杀,主张辩证看待,对其糟粕必须剔除,对其精华也需要吸收利用。如云:“然幽深孤峭,唐人名家多此体,譬诸屠门大嚼后啜蒙顶紫苗一瓷,无不神情气涤,此种风味亦何可少?今人以《诗归》流弊群然集矢于竟陵,而并废唐人之幽深孤峭,于是伪王、李之余波宿烬复出,而乘权于世。岂非持论者矫枉而失其平之过耶?”^[22]

朱氏是著名的李商隐诗学者,其花费巨大精力的劳动成果——《李义山诗集笺注》就是其诗学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统一。《笺注李义山诗集序》就充分体现了朱氏对多种艺术风格的认同:

或曰:“义山之诗,半及闺闼,读者与《玉台》、《香奁》例称,荆公以为善学老杜,何居?”余曰:“男女之情,通于君臣朋友。《国风》之螭首、蛾眉、云发、瓠齿,其词甚褻,圣人顾有取焉。《离骚》托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遂为汉、魏、六朝乐府之祖。古人之不得志于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遥情于婉娈,结深怨于蹇修,以序其忠愤无聊、缠绵宕往之致。唐至太和以后,阉人暴横,党祸蔓延。义山阨塞当涂,沉沦记室。其身危,则显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则庄语不可而谩语之。莫若瑶台瑀宇、歌筵舞榭

之间,言之可无罪,而闻之足以动。”……吾故为之说曰:“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益得子美之深而变出之者也,岂徒以征事奥博,撷采妍华,与飞卿、柯古争霸一时哉!学者不察本末,类以才人浪子目义山,即爱其诗者,亦不过以为帷房昵媾之辞而已,此不能论世知人故也。”^[18]

《四库全书总目》对朱鹤龄对艳体诗的论析非常赞赏,以为“至谓其诗寄托深微,多寓忠愤,不同于温庭筠、段成式绮靡香艳之词。所见特深,为从来论者所未及”^[24]卷一五一《李义山诗注提要》。朱氏见识通达,高出前人和稍后的同郡诗论家沈德潜、薛雪、李重华。

尽管朱鹤龄研究杜甫、李商隐,其诗学也深受影响,但他不以己律人。足见其宽展的艺术视野,宽宏的艺术胸襟。

[参考文献]

- [1] 王光承. 朱长孺文集序[M].
- [2] 袁景辂. 国朝松陵诗征[M]. 爱吟斋藏版, 乾隆三十二年刻本.
- [3] 与吴汉槎书[M]//愚庵小集补遗:卷2.
- [4] 丁元正, 陈纁修, 沈彤, 倪师孟. 乾隆吴江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

社, 1991.

- [5] 汪周士诗稿序[M]//愚庵小集:卷8.
- [6] 王史部西樵诗集序[M]//愚庵小集:卷8.
- [7] 愚庵小集:附录[M].
- [8] 辑注杜工部集序[M]//愚庵小集:卷7.
- [9] 宗定九全集序[M]//愚庵小集:卷8.
- [10] 愚庵小集补遗:卷1[M].
- [11] 叶燮. 原诗[M]//叶燮等. 原诗·一瓢诗话·说诗碎语.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 [12] 薛雪. 一瓢诗话[M]//叶燮等. 原诗·一瓢诗话·说诗碎语.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 [13] 寄徐太史健庵论经学书[M]//愚庵小集:卷7.
- [14] 新编李义山文集序[M]//愚庵小集:卷7.
- [15] 史弱翁诗集序[M]//愚庵小集:卷8.
- [16] 朱则杰. 清诗史[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41.
- [17] 汪季青诗稿序[M]//愚庵小集:卷8.
- [18] 吴弘人示余汉槎《秋笈集》, 感而有作[M]//愚庵小集补遗:卷1.
- [19] 计东. 愚庵小集序[M]//愚庵小集:卷首.
- [20] 华及堂诗稿序[M]//愚庵小集:卷8.
- [21] 寒山集序[M]//愚庵小集补遗:卷2.
- [22] 竹笑轩诗集序[M]//愚庵小集补遗:卷1.
- [23] 笺注李义山诗集序[M]//愚庵小集:卷7.
- [24] 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 1965.

Study On Zhu Heling's Poetic Theory

ZHOU Xue-gen, ZHANG Lan-ju

(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Kunming 650031, China)

Abstract: Zhu Heling's ideological content on poetry claimed that poems should not only benefit social atmosphere but also cultivate a person's temperament. He also advocated upright dispositions and unsophisticated character. He affirmed that poems must be true to express thoughts and feelings just from one's bottom of heart and must be written with purpose. On this basis, he put his emphasis on the integrity of character. He concluded that only people with noble and upright character can express the true feelings. As for the artistic style, he advocated multiple division, style diversification, fully inclusiveness, and learning widely from others. Zhu Heling had a profound insight on poetry, many are similar with Ye Xie, the later great theorist. Regarded as the pioneer of "Yuan Shi" theory, Zhu's debate for erotic poetry is so commendable and much more progressive than those conservative and backward thoughts of Shen Deqian and Xue Xue.

Key words: poetic theory; temperament; upright; nature; character